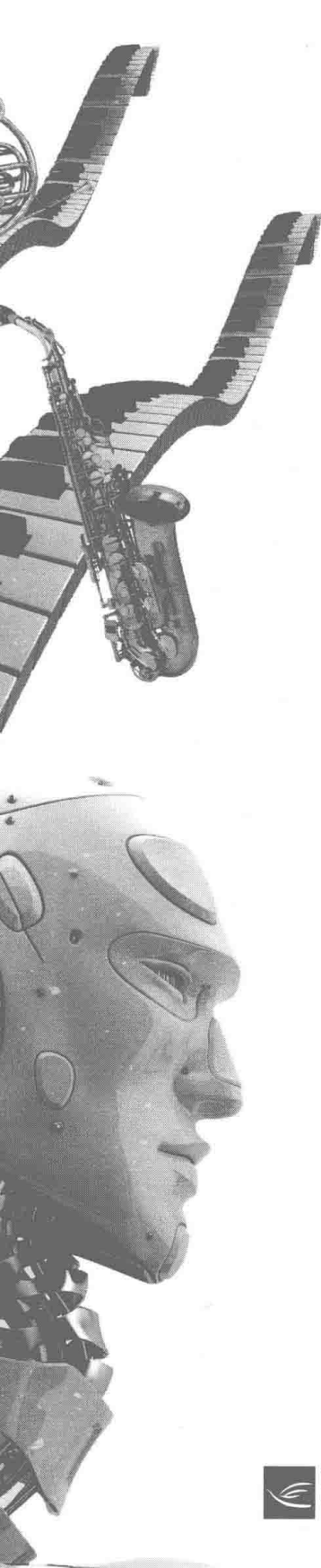


AI 交 响 曲

王侃瑜 等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AI

交

王侃瑜 等著

响

曲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I 交响曲 / 王侃瑜等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594-1445-8

I. ①A… II. ①王…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2943 号

书 名 AI 交响曲

著 者 王侃瑜 等

责任编辑 李 黎 牟盛洁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445-8

定 价 36.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001 云雾/王侃瑜

096 分生/孟嘉杰

162 孤岛/鲍浩然

185 脑控/天狗望月

206 思维网/西城

247 出逃的猎犬/左力

一阵突如其来的恍惚，将何吟风的意识从虚拟实境拉回现实。她试图重新接入网络，却收到错误提示。扯下头上的工作套件后，吟风觉察到部门办公室荡漾开一道道高于听觉阈限的声波，金属与塑料的磕碰声，合成布料和尼龙椅面的摩擦声，带着微微讶异和愤懑的呼吸声。何吟风用鞋跟蹬一下地面，电脑椅的滑轮后转几周停住，她扭头看向右边的同事，正迎上对方同样探询的目光，无奈地交换一个小幅度的摇头后，吟风重新面向自己的终端工作站，开始检查本地自动保存情况。

网络中断很不寻常，这是吟风工作三年来第一次碰到。公司内部局域网工作如常，可与外部的连接却断开了，所以借助云计算实现的虚拟实境才会崩溃。吟风抬起手腕，试着用移动终端接入云网读取四

大网络媒体的实时新闻，请求却遭驳回，表面液晶屏同时显示网络连接错误，果然是外部网络问题。

部门主管从她的独立封闭式办公室推门而出，宣布由于云网连接中断全部门提前结束工作。她转身离开时，吟风注意到她一丝不苟拢起的发髻里掺进了几缕银色。这是吟风今年第二次当面见到主管，上次还得追溯到三月份的公司网络故障演习。主管很少走出自己的办公室，所有工作指导都通过网络直接发送到终端工作站，吟风试图回忆上次见到主管时她是否有白发，却发现根本想不起来，她对这个一年到头见不上几次面的主管了解太少，她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名。邮件通讯录上的显示名是 Celine Meng，在 Reservoir 这样的跨国公司，全部邮件往来都是英语，员工互相指称也都用英语名，坚持使用 Yinfeng 作为代号的吟风是个少见的异类。

技术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在拉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Reservoir 在全球各大城市都设有分公司，吟风供职于亚太区总部的人力资源部门；部门员工近百名，她认识的不超过 30%，除去同团队成员和直线经理、职能经理，其他部门同事对她而言都是数据库里的代号，抽象且陌生。有时候，吟风会怀疑自己以前学的那些人力资源管理啦组织行为学啦全都是扯淡，一切看似科学的模型看似宏伟的愿景在实际应用中都化作处理不完的琐事，邮件如飞来的雪片，数字如落下的瀑布，吟风被埋在底下，越陷越深，爬不出来。入职之前，吟风以为人力资源管理真的是和“人”打交道，以为她所在的“员工幸福指数测评小组”真的能够保证公司员工幸福工作，可后来她发现自己太天真。所谓员工幸福指数测评，其实是监控员工的工作效率与情绪波动，一旦发现超出预设范围的异常数值就采取措施，经由人工手法修

正其“错误”状态。效率和情绪被抽象成数字，吟风熟悉全公司员工的心理状态数据超过熟悉他们的体貌特征。每个人准点走进办公室，戴上工作套件接入网络开始工作，很少有机会互相交谈，更少有机会准时下班离开。吟风敢打赌，假如有人窃取公司员工的登录信息并代替他来上班，公司资料被篡改或者转移之前都不会有人发现。

吟风看了眼移动终端，16:12，垂下手腕，指尖擦过腹部时，吟风嘴角扬起一丝弧度，她克制住，开始收拾东西。

半小时后，吟风坐上公交，并非尚在实验中的无人驾驶巴士，司机在驾驶座上掌控车辆行驶的方向，让人安心。在没有云网的情况下，任何无人驾驶车辆都动弹不得。正因如此，轨道交通陷入瘫痪状态，路面交通系统也只能依赖未及被淘汰的人工驾驶车辆，依赖司机的记忆和判断行进，这种情况下，没人会苛责输送效率低下。吟风庆幸如今的巴士不再像过去那么颠，不然她准得犯晕。

今天是吟风和阿诺交往一周年纪念日。她总觉得自己与阿诺的相识有几分偶像剧色彩，一年多以前，有颗倒霉的彗星进入公众视线，它在宇宙中漂泊了数十亿年，直到旅程临近终点才被人发现，它的运行轨道离太阳很近，或者撞向太阳瞬间消融，或者挣脱引力逃出太阳系。彗星命运决定当晚，吟风随一群天文爱好者去郊外观测，见证流浪彗星与恒星引力的角逐。彗星掠过太阳的瞬间在下半夜，上半夜时，许多人选择躲在车里，通过移动终端追踪彗星轨迹。吟风一个人躺在车外的防潮垫上看星星，夜空好像一张浸透蓝黑墨水的纸，浓得要滴下水来，夏季大三角在天际闪耀，最亮的钻石与之相比都显得黯淡。郊外仲夏夜的风有点凉，吟风把自己裹得很严实，她依稀念起自己的大学时代，那些翘掉专业课旁听天体物理课躲在教室后排听老师

讲多普勒效应的日子，回忆如潮，她沉浸其中。一个陌生男声突然问到“你在看什么”，吟风下意识答道“红移”，红移并不能被看到，却能在问话人心中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问话人是陈诺。彗星最终在百万度的日冕中化作尘埃，吟风与陈诺的感情却不断升温，两个多月后便确立恋爱关系。有时候，吟风想这是缘分，那夜星空下，存在了数十亿年的天体消亡，换来她与阿诺感情的开始，可她又会上马推翻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她无法找到缘分的科学依据。

公交沿江边驶过，对岸的钟声传来，隔那么远依然浑厚，车在钟声中钻进越江隧道。吟风听母亲讲过，在她年轻时江底还有观光隧道，游客坐上全透明观光车穿越隧道，一路灯光变幻，营造种种超现实场景，模拟出时空隧道的感觉。吟风总想着哪天要去坐来玩，可惜还没等她长大，观光隧道就因常年亏损而停止运营。吟风如今穿越的这条隧道是新近挖掘的，为了进一步缓解越江交通拥堵；当年的观光隧道太狭窄，没有再利用价值，在这座庞大都市的母亲河下，日渐荒废，被人遗忘。

隧道里的幽暗将时间无限拉长，等待光明的过程异常难熬，吟风下意识抬起手腕，想用移动终端加载路况获取通过时间评估，得到的却是停止爬行的进度条和网络错误提醒，她才又想起今天的云网故障。吟风把视线投向车厢内其他乘客。坐在她左侧靠内座位的女孩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高高绑起的双马尾挑染了荧光粉和柠檬黄，她面部表情平静，太过平静，甚至到了完全静止不动的地步，就像正在缓冲的动态影像，女孩右耳耳垂爬着一只形状夸张的蜘蛛，八条腿闪着诡异的光芒，耳钉式移动终端，通过蓝牙与隐藏在大脑灰质中的植入

式接口相连；吟风猜测她是想通过植入式接口接入云网，却卡在半程无法继续。右边隔开走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他弓着背，双手紧紧攥住上个世代的智能手机，鼻尖快要贴到屏幕，他一遍又一遍点按屏幕上某个区域，脸上的肌肉拧在一起，男人的咖啡色外套洗得泛白，肘部翻起一圈毛绒，一看便无法负担植入手术的高昂费用，吟风想他一定是在不断尝试刷新网页却加载失败，窝着一肚子火又焦虑不堪，下一步就该摔手机了。吟风坐在车厢后排，从她的角度看，大半个车厢的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尽管那端的世界因为云网中断关上了大门，他们却仍不愿走出自己的世界与人面对面交谈。整个车厢安静得能听到混合能源马达运转声，没有人说话。

人们早就习惯了云网的存在，它不在任何地方，却无处不在。云网让生活便捷，记忆云则被誉为人类进化史上的丰碑。人们可以随时接入公共数据库搜寻想要的资料，也能实时备份私人记忆库；走在技术潮流尖端的极客早就选择植入内置接口，把看到的听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保存到云端，多重备份被分别保存在地球上最安全的地方，海底、地下、戒备森严的银行保险柜，没有人知道这些服务器的具体所在。御云公司迅速崛起，他们甚至考虑在环地轨道新建一个数据中心，彻底阻绝人们对于遗忘或记忆丢失的担心。刚从欧洲回来时，吟风有些吃惊，她知道古老又年轻的祖国正处在飞速发展的轨道上，但亲眼目睹这些变化还是让她震撼不已。她离开不到四年，记忆云迅速蚕食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可能并未意识到，但你却正在使用它、依赖它、渐渐离不开它，每个人都不自觉融入记忆云，为它的增长贡献出自己的一部分，同时也抛弃一部分自我。人们不再用心去记什么东西，而是选择将记忆上载到云端，以提升大脑运转速度，记忆

云分享也让协作变得更容易，集体主义在这个时代被重新诠释。人们习惯在云端解决一切问题，娱乐、学习，甚至相亲择偶，面对面交流的频次被降到最低。吟风回国这几年来最后一个当面认识的人是陈诺，今晚，她将与他会约，像所有旧时代恋爱电影中那样，共进烛光晚餐，并且给他一个惊喜。

2

陈诺跌进空白。

上一秒，他还在数据海湾冲浪，驾着巡察银鲨追赶漏洞。他追查这个漏洞已经两天了，狡猾的漏洞 N57304 在他搭建的海湾中化为剑鱼，每次都在银鲨即将赶上的瞬间从它嘴边溜走。两天，对于一个漏洞捕手来说可不算短，漏洞多存在一秒，数据风险就增加一分。阿诺是御云公司的首席漏洞捕手，或者按照官方说法，数据安全监察员。他试过许多虚拟场景，扮演过中国古代战场上的骑兵，都市传说里的猎魔人，甚至星际战舰的驾驶员。如果今天还抓不到 N57304，他考虑明天换一个场景，也许围棋对弈是个不错的模组，他已经很久没试过这种不动声色的制敌方式了；围棋，简单纯粹又变幻莫测，是送 N57304 归西的好办法。

可他也许不用等到明天，银鲨发现了目标，它循着剑鱼游动激起的水纹一路追击，在相隔数米时猛然发力，咬到了！银鲨锋利的牙齿划破 N57304 的尾鳍，剑鱼扭身一头钻进水深处，身后淌下一行淡红色血迹。阿诺知道它逃不远了，银鲨也知道。它不急不缓追上去，很近了，阿诺可以闻到水中的血腥味，他能看到剑鱼游动时微妙而不自然的颤动，再有一点耐心，他就能收获职业生涯中第四十二枚高危漏

洞捕获奖章。银鲨又追开十来米，收紧尾鳍，而后用力甩开，向前扑去。阿诺看到 N57304 的整条鱼身落入银鲨张开的大顎……

定格。银鲨的顎一帧一帧闭合，剑鱼一帧一帧向前移动，场景从对象边缘开始崩溃，阿诺看着剑鱼的形状在银鲨嘴下一点点瓦解，银鲨本身也逐渐失去形状，像素格如流沙般落下不可知的深渊。突然，他周遭的世界变成一片空白，缓冲到头。

陈诺退出虚拟实境，回到现实。同一时间，他开始尝试使用植入式接口、公司量子终端和私人移动终端接入网络查询错误原因，却发现网络连接全面中断。云网挂了。

这不正常，阿诺把绝大部分记忆都存储在云端，但直觉告诉他这很少发生。他走出自己的胶囊隔间，发现隔壁的家伙也正探头张望。那家伙叫什么来着？阿诺习惯性用移动终端扫描对方脸部，想从记忆库中寻找匹配数据，可请求并未得到反馈，瞬间他反应过来云网断了。算了，这不重要。阿诺扶了扶眼镜，镜框压得他鼻梁有些疼，不知道新一代眼镜式移动终端何时上市，希望能更轻便些。

“嗨，哥们，”阿诺挑了个万用万灵的称呼，“知道怎么回事吗？”

对方摇摇头，“鬼才知道。我正在搭建每日防火墙，都快完成了，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它化成水流走。真见鬼。”

“差不多。我看是云网的问题，谁会有线索？”阿诺习惯直截了当。

“问问猴哥吧。”

“猴哥？”阿诺抬起右手，用大拇指刮了刮鼻子，他对这个代号没有印象。

对方用下巴指了指十点钟方向，说：“走到底左手边，64 号胶囊隔间那个，云网专家。”

“谢了。”阿诺向这位不知名的邻居同事告别，双手插进牛仔裤口袋，循他指示的方向走去。

64号隔间门掩着。阿诺敲了敲，无人应答，他推门而入。

隔间里没开灯，只有公司的量子终端显示屏闪烁出一片单调的荧光。借着那光，阿诺看见豆袋椅上窝着个人，一双手臂枕在脑后，脑袋上顶着一头杂乱长发，看上去有阵子没打理了，一缕细烟从那颗脑袋前方升起。

“嘿，你怎么搞定烟雾报警器的？”阿诺开口问道。

“用脑子。”含糊不清的声音，像被闷在罐子里，有可能因为说话者叼着烟，也有可能是他压根懒得张嘴。

阿诺不抽烟，也不喜欢这个地方，他想尽快打听到消息离开，“云网怎么了？”

“有人切断了水源。”那声音缓缓道。

“什么？”对方的回答让阿诺摸不着头脑。

脑袋后枕着的一只手抽了出来，在空中兜个圈移到嘴边夹起烟，那缕细烟向外平移了二十公分，阿诺可以看见星星点点的火光，声音清晰起来：“云暂时聚不起来，雾占据主导，什么都看不清楚。耐心点，总有一天风会吹散雾，云也会再聚起来，可没有雾也就没有云，这是一场博弈啊。有点耐心，伙计。”

阿诺转身出门。自始至终，他都没见到这个被称作“猴哥”的男人正脸。无所谓，反正目前无法连接云端记忆库，也许他们早就认识。

阿诺走回自己的胶囊隔间，他在量子终端上留了一份简要常用资料库，虽说没有云端的完整资料库好用，但也还凑合，尤其在云网终端又无法从别处得到满意回答的时候，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他接通大

脑植入式接口和量子终端，将分析云网中断原因设为 AA 级任务，一头扎进分析中。

等阿诺再次回过神来时，已是晚上八点多，没有结果。网络恢复的提示音在他耳边响起，这简直是天底下最动人的音符。可随之而来的是紧急事件提醒的警报声，一个红色的 AAA 级日程安排滑入他的视域，文字在镜片上定格：

事件：一周年纪念日

时间：18:00

地点：K11

相关：吟风

备注：复习交往一年来的重要时刻，带上礼物，千万别迟到!!!

一旁的灰色小框提示：

已推迟两小时，继续推迟/取消？

关键词自动检索“吟风”，私人记忆库中的资料按照优先级源源不断涌入陈诺脑中。他在心中骂了无数句脏话，抓起外套冲出胶囊隔间。他试着呼叫吟风，却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绝响应。陈诺顾不得高昂的车费，拦住最近一辆人工驾驶出租，直奔 K11。

真该死，和女朋友交往一周年纪念日的约会，偏偏被云网中断搅了。

徐青忆吃过晚饭，坐在沙发上想看电视。

一个人的日子，再逍遥也是凄清的。自前年退休以后，徐青忆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散步到两条马路开外的菜场买菜；不用顾忌别人的口味，却也没法由着自己的喜好来，菜买太多一个人也吃不掉。她想起上回贪心要了一整条鳊鱼回家红烧，足足吃了三天还没吃完，浸泡在酱汁里的鳊鱼热了又冷，冷了又热，鱼肉腐坏的速度远快于青忆消化的速度，最后她不得不倒掉吃剩下的半条鱼，腥臭的馊气味久久不散。从此，她再不敢多买。自女儿读大学住校以来，徐青忆很久没下厨了。她一个人生活，平时白天讲课，晚上带自习，学校食堂提供早中两餐，周末又要给学生加开补习班也没时间做饭，总是在外面随便吃点凑合着过去。退休后时间一下子多出来，她只能重拾起年轻时买汰烧的日常功课，以消磨这奢侈到用不完的时光。上午几个小时献给厨房，烧出一天的饭菜，中饭吃一半，晚饭吃一半。下午她看书，有时也写东西，年轻时的习惯保持至今，没有文字的陪伴总让她不踏实。可最近，青忆觉得自己视力变差了，纸上的字模模糊糊，读不进脑子里，看完一页也不知书上讲了什么。青忆思忖着去配副老花镜，人老了到底不中用啊。

徐青忆就这么在沙发上愣了半天神，才想起自己是要看电视。她按下遥控器上的红色电源键，电视机却没像往常那样进入点播菜单，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蓝色，屏幕中央有一行白色小字。她看不清楚，只得起身凑去近前。“网络中断无信号。”她拔掉电源又重新打开，还是蓝光一片。看来得打电话报修，这什么次生代 3D 无线智能电视，根

本不可靠，还不如老早的平面数字机顶盒，插上网线电视节目就来，根本不用操心。

她坐回沙发，习惯性伸手去够一旁茶几上的电话，没有摸到。她转头一看，茶几上摊着的只有隔夜报纸，电话不见了。她这才记起因为使用频率太低，电话在两年前就已经被淘汰了，连报纸也越来越少见，只有靠政府背景撑腰的几家纸媒苦苦坚持，守着传统媒体的最后几缕余晖。她试图回忆自己把手机搁在了哪儿，上次用手机是什么时候来着？大概是给女儿打电话吧，说起来，又好几天没给女儿打电话了，不晓得她最近好不好。

吟风本科开始就住学校寝室，在国外的三年多更是没回过一趟家。青忆算得上开明，她也觉得趁年轻在外面闯闯蛮好，但操心是省不了的。前几年忙工作，女儿的事也顾不上太多；退休后，大半的心又挂回女儿吟风身上。吟风自小独立，这是好事，可到这个年纪也该成家了，她现在那个男朋友，小她三岁不说，还是个程序员，爱赶技术时髦，跟她爸以前一模一样。青忆劝过吟风，可她就是不听，上回竟还顶撞青忆，害青忆一气之下挂掉电话，随手把手机丢在厨房。对，手机在厨房里。

青忆站在厨房门口扫视一圈，没有手机的影子。上回和吟风打电话时，自己在干什么？青忆用劲想，肯定不是在拣菜，也没起油锅；她打开碗柜看看，没有；探了探米袋，也没有；她甚至打开冰箱，翻了翻蔬菜屉，还是一无所获。青忆停下来，试着往前想，那天是吟风打来的电话么？好像是，那应该是在她晚上下班后打来的。大晚上的青忆会在厨房里干什么呢？晚上她一般不下厨啊。青忆想不起来，她习惯性地拳起左手顶到嘴边，拿嘴唇抵了抵手背，触感粗糙，她张开

左手推远来看，手背上一小片烫伤的痕迹。这是……对了，上次吟风打电话来时，手机搁在茶几上，边上就是一杯热茶，青忆急着接电话不小心碰翻茶杯，手机没事，手上的皮肤倒烫伤了一片，青忆一面接起电话，一面急忙到厨房挂橱里找烫伤药膏。青忆打开挂橱橱门，抬出药箱掀开盖子，果然，手机正躺在一堆药品当中。

手机早就没电自动关机了，青忆抓起它走到无线充电区域，重新开机，拨通吟风的号码。

“喂，妈……”吟风接得很慢。

“晚饭吃过了吗？”青忆的第一句问话总离不开吃。

一小片沉默。“还没。”

“怎么这么晚还不吃啊？又加班啦？”青忆知道女儿工作忙，可身体总要当心。

“不是，我约了……”吟风顿了顿，“我约了人。”

“又是那个诺……什么诺？”青忆陡然提高警惕。

吟风迟疑着“嗯”了一声，“陈诺。”

“我老早跟你讲过啦，那小伙子不靠谱，”青忆抓住机会又唠叨起来，“这么晚还不来找你，是不是又迟到了，他当是吃夜宵啊？”

“妈，别说了，你知不知道今天云网出故障啦？”女儿故意扯开话题。

可青忆却没这么容易罢休，“不晓得，出故障又怎么样？我从来不用它不是照样过得好好的。出故障他就有理由迟到了？”

“妈——”吟风拖长了称呼的尾音，“每个人都要用到云网的，没有云网你连电视都看不了。云网故障，整个轨道交通和无人驾驶交通网络都停运了，所以阿诺才……”

“他要真在乎你，跑步都跑到你跟前了，这个点还不出现，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到哪儿了吧。”青忆看不得女儿受委屈，尤其是从那小子身上。

吟风的声音低了下去：“他只有网络电话，网断了打不通……”

青忆听着更来气：“你看看你看看，还不承认他不靠谱？女朋友想联系他都联系不到，怎么恋爱的啊。”

“他……平时都联系得上，今天是特殊情况，云网断了啊。说不定他正往这儿赶呢。”吟风最后一句话里，并没有多少确定的口气。

“男人啊，你永远不能把他们往好里想。说不定他压根早就忘了这事，没有那什么云网提醒他还想不起来呢。他不是靠技术吃饭靠技术生活嘛，没有技术他还能靠什么？等哪天靠过了头啊，就像你爸那样……”

“妈。”吟风这声叫得很急，生生掐断青忆的话头。

“唉，”青忆叹一口气，“我知道，都过去那么久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二十八岁，也该认真考虑考虑了。”

“行，我都知道，陈诺他，”吟风顿了顿，继续说道，“你就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好好好，我也不多说了，你先吃点东西，别饿着。”青忆知道说也没用，但她没法不说。

吟风应了声便不再说话。

青忆挂断电话后，突然想起那次她在学校加班，吟风一个人在家等她，饿到不行，自己下馄饨吃。小姑娘往沸水里下馄饨，手势不对又收得太慢，溅出的水滴烫到了手，吟风一急又打翻了锅，亏得她躲避及时，烫伤的只是左手。青忆回家看到潮湿的厨房地板，葱花躲在